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茶花 第二回 交際場中志士爭稱新黨 眾香國裡野蠻講得自由

大凡人腦盤中間，天生有一種電氣，各為心電。若是腦筋專注一端，那電力發得多，就成一大電流，不但驅使全體的機關，不可以感動他人的腦電。便和那水裡的風潮、空中的天潮一般，大力鼓蕩，無論何物，不得不隨之而靡。此刻，各國發明的催眠要，也是這種道理。所以，一代中間，只要有腦筋最敏的一個出來，提倡一種主義，天下人就都認定這種主義，附和起來。那時熱度的高，直高到極處，好像天地間除了這種主義之處，再沒有高似他的。隨便有什麼阻力，都要衝破，其實這裡頭的好處，他也未必曉得。不過他的腦電受了他動力，不知不覺，跟人家走罷了。像戰國的游說，漢的經學，晉的清談，唐之詩賦，宋之道學，宋之道學，地之詞典，明代及國初的科學，近今之洋務，啼是有好有壞，有有用有無用，但是，極盛的時候，都是風行一世，沒一個不入其門中的，倘使事後問竟究為什麼緣故也要自己不解，啞然失笑呢！你想腦電的感動動力大不大？即如洋務一門，在本朝康熙乾隆年間，大約絕不曾曉得有這兩個字的名詞，直到鴉片煙一戰，圓明園一燒，才算是洋國務院的開幕時代。那時就有李鴻章、徐雪人一班人，大聲疾呼，做了個西學的哥倫波。說也希奇，初起時人少，不免招了許多嫉妒，許多困難。到後人妻一天多似一天，勢力也一天大似一天，恰好又有外交的種種失敗，相逼而來到，暗裡助力不少，即如琉球之役、台灣之役、高麗之役、越南之役，一次一次國勢日微，卻黨勢日盛，便名目也新了，主義也改了，見解也精了。一直到日清大戰，更是入了絕大的盤渦，不知有許多人直沉到底，許多人直升上天，真是組織出一個淒風苦雨的歷史，卻又包括著一篇篇團錦簇的文章。看官，你道感慨不感慨，歡迎不歡迎呢？正是：

黨會乖張，山河破碎。斗大明珠，鍾情彼差。

卻說中國自甲午後，朝野上下，都曉得不是變法，不能圖存，不是維新不能自立。那新黨的勢，越發大了。只要表上有名的，隨便走到那裡，都有人招待他，奉承他，恭敬得了不得。

引得那些人如發狂一般。村裡一字不識的鄉人，要說兩句新名詞，自命為道人，不要真真淹實的了。記得那一年，卻下了一道上諭，是叫內外大臣，各各保舉洋務人才，破格錄取用。這個詔書一下，更不知轟動了多少人。本是非常有舉動，所以街談巷議，當作一件新聞，與相傳說。

那一天，蘇州城裡有幾個少年，聚在一處，大家議論這件事。卻好外面送進一張新聞報。翻開看時，上面刊著協辦大學士龔同和、工部尚書呂端芬、刑部侍郎章蔭桓，聯名保薦廣東在籍工部主事康有為、舉人梁啟超，才堪大用，奉的硃批，卻是著該省督撫送部引見。眾人看了此段，內中有一個清華高貴自視不凡的少年，舉手加額道：「南海先生師徒登用，中國從此富強了。」對面一個委委瑣瑣的少年道：「不就是做新學偽經考的康先生麼？他學問是中國第一，難怪叔翁先生推許呢。」原來起先發言的少年姓姜，號季霞，單名一個表字，是一個孝廉。

對面那個也是一榜，姓苟，名鵬，號叫鉢山，都是新黨中表表的。當下季霞便道：「鉢山兄，還不知道這康先生，真是孔子以後一人，非顏曾可及，所以他自號長素，就是長於素王的意思。」

他門下學生卻有超回軼賜的號，是見他自命不凡了。此番既經奉旨出山，想必經過上海，兄弟到想去會他一會，也可以稍慰平生的渴想，並且看看時務報館裡王讓卿，真是伊一班人。」當下兩人分手。季霞便回去收拾行李，搭了戴生昌的蒸汽船，望上海進發。過了一夜，已抵碼頭，吩咐家人下了晉升棧，自己卻輕身上岸，喚了一部東洋車，直到大馬路泥城橋時務報館裡，會見了王讓卿，詢知康長素已到上海，就住在館裡。此刻卻同他高弟良君出門去了。季霞談了一會，又拜會了幾個人，方才回棧。便接了一張請客票，是遁叟的名字。請他到西合興姚蓉初家吃酒的，那遁叟姓黃名滔，號子詮，是個洋務中前輩，卻又有些名士派。譬如半路上出家的和尚，總不脫的酒肉氣。季霞剛才也拜過他，便已面約了今晚一局，並且曉得康先生也是在座的，便叫家人回復一個曉得了。一面換了便服，徑到姚蓉初家赴宴，一上樓便見一個蒼顏白髮的偉丈夫，在那裡高談闊論。季霞上前見了，遁叟便道：「季翁來得正好，且聽我演述普法一場大戰。」季霞笑道：「子翁先生又開了書庫了。」一面同眾人招呼，卻認得一個是山陰吳桂笙，一個是金匱周澆薇，一個就是王讓卿，還有一個不認識，請教起來，原來是廣東來的辛慙亮，表字即庵，和康先生是一人之交。此次到滬公幹，順便同來的季霞便問康長翁何以尚未到來？即庵答道：「大約即刻就到了。」正說時，樓梯邊的藥水鈴鑰鑰響起來，娘姨曉的有客上來，就到簾外去迎，只見登登的，扶梯上來兩個人，便問道：「是黃大人朋友麼？」兩人點頭，娘姨揭開門簾報導：「黃大人朋友來，」季霞抬頭看時，前面一人方面大耳，微微有幾根發，後面一人雖是少年卻十分英俊。遁叟起立大笑道：「康聖人來了。此地難得聖駕降臨，大約也可稱為聖地了。卓如如何未來？不然倒是個聖賢高會哩。」季霞方知那少年不是良君，便恭恭敬敬的向長素說道，「勾吳下士，傾慕道德久矣。」

何意今夕得瞻道

貌？」又和少年慙慙幾句，方知也是康先生的高弟，叫什麼馬孟北，大家招呼了一陣，恰好姚蓉初出局回來，簾衣一掀，香風滿座，季霞的眼光覺得一閃，倒閃得花碌碌的看不清楚。但覺輕雲薄霧中擁著一輪寶相，香媽玉軟，嬌媚十分，便呆了一呆，蓉初轉眼一望，也就嫣然一笑，更覺勾魂攝魄，蓉初來敬瓜子，毫不覺得，卻被遁叟把他肩上一拍道：「這是申江第一名花，老叟賞鑒得不差麼？」季霞吃了一驚，自知失檢，紅了臉卻一句回答不出。蓉初又笑了少頃，檯面擺好，主人請客入座。

自然是長素首席了。餘人以次坐定，便各各的飛箋叫局。桂笙叫的是陸孟劬，澆薇叫的是凌碧霞，長素推說沒有卻被眾人曉得他的舊好，便寫個金媚聖。其餘各有新歡舊好，毋庸細說。

當下八人清歌細酌，倒也歡暢，酒至半酣，長素喟然歎道：「子翁我們人生在這個世界，真是古今一大變局，那裡還好照著舊法辦下去，不是我說句狂話，就是孔子再生也沒有不變法的。」

況且孔子在周時就是個變法的主兒，你看他做了一部《春秋》就要實行黜周王，行主義，何嘗是一味的迂闊呢？只可恨那一班亂臣賊子，仗著些小聰明將微言大義來塗抹了，留傳後世倒成了現在的教科書，你道可恨不可恨，所以兄弟此番進京打定一個變法的主意，無論可行不可行，總要達我的目的為止。

中間倘有阻力，或者要拿出一種強迫的手段，也未可知哩。」子詮未及答言，蓉初正給各人斟酒，聽了便笑道：「康大人奈說羅個金四呀，金四是洋行裡個剛白度噲。」眾人哄然大笑起來，方把長素的話打斷。少頃席散，季霞便與長素訂定趨教之期，然後別去。子詮等眾人去後，也就回寓。蓉初送到梯邊，叫聲走好了，便進去了，接腳上來一個打茶圍客人，蓉初見了，登時滿面堆下笑來，拉到窗口前面切切私語。娘姨阿金卻走出外間坐下，弄那五關斬將的骨牌兒。不防耳邊一聲阿金姐，抬頭看時，卻是他的嫂子，笑微微的問道：「先生呢？」阿金將嘴一努，伸了兩個指頭，他嫂子會意，便低聲道：「俺們的先生，倒真快活呢！他自己贖了身，脫了父兄娘的拘管，成日成夜坐馬車，吃大菜，穿好吃好，就神仙也沒這般享福，他又喜歡抽幾筒煙，每天起得晚晚的，實心足意，也沒人敢說他一聲，他生意又好，自有一般揮金如土的大人、老爺、大少、闊客前來竭誠報效，他卻正眼不瞞一瞞，偏是越嗔嫌那些人，那些人越肯用錢，他就拿那些人的錢來，送給姚二一班人，你道快活不快活？剛才黃大人他們說的什麼自由，只怕俺們先生要算自由到極處了。」